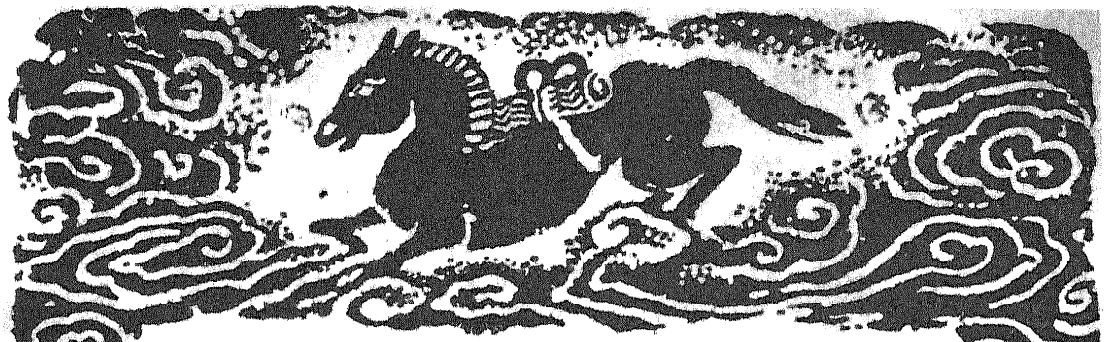
震澤長語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震澤長語

王鏊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紀錄彙編寶顏堂祕笈借月山房彙鈔澤古齋重鈔及指海皆收有此書除紀錄爲摘鈔本其餘各本皆同故据寶顏本排印並校以借月本

震澤長語序

余久居山林。不能嘿嘿。閱載籍有得則錄之。觀物理有得則錄之。有關治體則錄之。有裨聞見則錄之。久而成帙。名曰震澤長語。云吳郡王鏊濟之。

震澤長語卷上

明 王 鏊濟之撰

經傳

漢初六經皆出秦火煨燼之末孔壁剝蝕之餘然去古未遠尙遺孔門之舊公羊穀梁蓋傳子夏氏之學儀禮有子夏傳易有子夏傳而亡之詩序相傳亦云子夏作易傳於商瞿書傳於伏生之口孔安國又得於孔壁所藏劉向別錄云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然則蒼師荀卿者也左傳出蒼家蒼亦有功於斯文矣浮邱伯亦荀卿門人申公事之是爲魯詩根牟子傳荀卿子荀卿子傳大毛公是爲毛詩是時諸儒掇拾補葺專門名家各守其師之說其後鄭玄之徒箋註訓釋不遺餘力雖未盡得聖經微旨而其功不可誣也宋儒性理之學行漢儒之說盡廢然其間有不可得而廢者今猶見於十三經註疏幸閩中尙有其板好古者不可不考也使閩板或亡則漢儒之學幾乎熄矣

余始讀易至繫辭傳曰大哉言乎天地陰陽造化之蹟盡在是矣非聖人孰能作之而歐陽永叔以爲非聖人作何也讀至序卦雜卦乃若有疑焉若永叔之見而亦未敢爲必然之論讀淇水集彼亦疑之謂有不合而強通之者余因是考之伏羲畫卦文王繫辭周公爻辭共爲二篇曰正經孔子於正經之後翼以

十篇。曰上彖傳、下彖傳、大彖傳、繫辭傳上、繫辭傳下、文言傳、說卦傳上、中、下十篇。是爲十翼。經自經。翼自翼。孔子不敢同於前聖也。自商瞿傳至梁邱賀曰。彖辭所以釋經。乃分二翼於各卦之下。鄭康成又移文言傳於乾、坤二卦之後。王弼又移彖傳于各爻之後。經三紊亂。既亂正經。又失十翼。非復易之舊矣。諸儒多欲校定而不能。蓋秦火之後。易以卜筮獨存。而十翼散在人間。漢文帝廣文學。十翼所存。唯彖、象、繫辭、文言。至宣帝時。河上女子掘冢。得易全書。上之。內說卦中、下二篇汚壞不可復識。十翼遂亡。其二後人以序卦、雜卦足之。則二篇果非聖人作乎。胡一桂翼傳又謂聖人讀易。超然意與易會而爲之辭。豈常人尋行數墨者比。則亦未敢遽疑之也。

麻衣正易心法四十二章。朱子謂其僞作。掇拾老佛醫卜之說。其信然乎。然其立論亦甚奇。謂羲、皇易道。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觀象而知吉凶。後世易道不傳。聖人不得已而有辭。學者一着於辭。便謂易止於是。於是周、孔孤行。不知有卦畫微旨。學易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註腳下盤旋。周、孔猶謂之註腳。而況後世之紛紛乎。今學者終年守傳註。猶不能明易。而欲單觀卦象。其亦難矣。

魏王彥問關朗以百年之數。筮得夬䷪之革䷰。捨蓍歎曰。當今大運。不過二傳五傳。從甲申（魏宣武王之元年。）至戊申。天下當大亂。禍始宮掖。（革六二。以柔居中。）有藩臣柄政。世伏其殃。（爾朱榮。）臣主俱屠。（莊帝殺爾朱榮。榮子復殺莊帝。）當有二雄舉而中

原分。二雄、九五、九三、高歡、宇文泰、東西魏。不戰德而詐權。則舊者先亡。革故也。是以東魏先亡。辛丑之歲。當有恭儉之主。起布衣而幷六合。必在西北。夫平大亂必以武定。北、用武之國也。己酉之歲。江東其危乎。開皇元年平陳。晚節末路。有桀、紂之主出焉。煬帝。天下復亂。道不終亡也。必有達者興焉。文中子。其後魏之亂。自胡后始。爾朱榮、高歡、宇文泰分霸。隋平陳。煬帝之世。天下大亂。皆如其占。然則左氏所載周太史筮陳敬仲知其後必將代齊。史蘇占晉伯姬之嫁。而及懷、惠之亂。豈可謂誣乎。

詩小序。序所以作者之義。而或與詩詞不應。自宋以來。人多疑之。未敢盡屏。至朱子一切刮去。自諷其詩而爲之說。卓哉其爲見也。視古註亦簡切易曉。可謂有功於三百篇矣。但古人作詩。必自命題。借使亡焉。國史采之。亦必著其所自。不然。其人去之千古。安知微意所屬。使今人爲詩。不自命題。則釋之者言人人殊。不知果誰能得作者之心也。毛、鄭泥於小序。宛轉附合。多取言外之意。朱子不泥序說。獨味詩之本旨。毛、鄭固多失。然去古未遠。其說亦或有自。朱子以夫子鄭聲淫之說。於鄭、衞之風。多指爲淫奔。楊文懿公守陳謂春秋列國大夫會盟。多賦詩以見志。使皆淫詞。焉肯引以自況。若夫子意在垂戒。一二篇足矣。何取於多若是。如風雨、雞鳴、邱中有麻之類。序以爲思賢。木瓜以爲報功。采葛以爲懼讒。青青子衿以爲刺學校廢。如此之類。姑從其舊。未爲不可也。

季子觀周樂。爲之歌衞。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吾聞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衞風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鄭、衞多淫風。季子皆曰美哉。且謂康叔、武公之德如是。鄭雖譏其細。亦不及於淫。何也。

季子觀周樂。豳在齊之後。秦之前。今居風之末。豈非夫子所改定乎。文中子曰。係之豳。遠矣哉。

今五經惟禮最繁亂。惜不一經朱子緒正。朱子嘗欲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經傳相從。誠千古之特見也。

若士冠禮則附以冠義。士婚禮附以昏義。士相見禮附以士相見義。鄉飲酒禮附以鄉飲酒義。鄉射禮附以鄉射義。燕禮附以燕義。大射禮附以大射義。聘禮附以聘義。公食大夫禮附以公食大夫義。覲禮附以朝事。如草廬所附亦得矣。然其餘有不可附者。亦無如之何。姑循其舊而釋之。庶不失古之義。朱子晚年著儀禮經傳。始家禮。次鄉禮。次學禮。次邦國禮。次王朝禮。秩然有序。可舉而行。然其間雜引大戴禮、春秋內、外傳、新序、列女傳、賈誼新書、孔叢子之流。雜合以成之。乃自爲一書。非以釋經也。至勉齋續喪祭二禮。草廬纂言。割裂經文。某亦未敢從也。

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其後劉歆欲列之學官。諸博士不肯置對而止。孔、鄭所引逸中霤禮、禘于大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諸儒曾不以爲意。遂至于亡。草廬摭拾殘缺。合爲逸經八篇。其投壺、奔喪禮取之小戴。公冠禮、諸侯遷廟禮、釁廟禮取之大戴。中霤禮、禘

于大廟禮、王居明堂禮取之鄭註雜合以成之亦愛禮存羊之意乎

大學元文今見古本禮記鄭玄爲之注依文釋義略通而已缺文錯簡亦不復識別至程、朱始別爲綱領三條目八分傳以釋之粲然有倫其義精矣其功大矣惜致知格物之傳獨亡遂爲千古之恨然或以爲非亡也移物有本末一節繼以知止能得又繼以聽訟吾猶人一節而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即釋格物致知之義似亦可通蓋知物之本末始終而造能得之地是格物之義也而尤以知本爲貴與程子之義亦不相妨朱傳之說精矣獨以聽訟一節爲釋本末則可疑本末非綱領非條目何以釋爲且本末既釋始終獨遺之耶近世或謂大學初無闕文亦無錯簡一依鄭氏之舊則余不能知也

史載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葬於九疑禮記亦云舜葬蒼梧之野二妃未之從也元次山嘗謂九疑深險舜時年一百一十二歲何爲來此司馬光亦云虞舜倦勤薦禹爲天子豈復南巡遠渡湘水韓昌黎謂書言陟方乃死地勢東南下若蒼梧不得言陟方也其見卓矣又謂竹書紀年凡帝王之歿曰陟而後言方乃死所以明陟之爲死也語何贅耶或謂陟方猶升遐也下云乃死亦贅孟子謂舜卒於鳴條固當以爲正湯與桀戰於鳴條則去中原不遠家語五帝德篇曰舜陟方岳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吏侍何孟春注家語謂陳留縣平邱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去鳴條不遠乃知所謂蒼梧非九疑之蒼梧也以家語方岳言之書或遺岳字也其說足祛千古之惑

周禮周公致太平之書規模大節目詳有能舉而行之則治效可立致而其間亦有可疑焉者冢宰掌邦

治正百官。其職也。而宮禁婦寺之屬皆在。乃至獸人、鼈人、司裘、染人、屨人之類。何瑣屑。而天府、外府、大、小史、內、外史乃屬之春官。司徒掌邦教。所謂教者。師氏、司諫、司救五六員而已。其它六鄉六遂。分掌郊里征斂財賦紀綱市城管鑰門關而謂之教。何哉。職方氏、形方氏、邍師之屬。豈得歸之司馬。大、小行人之職。豈得歸之春官。司空一篇已亡。漢儒以考工記補之。宋俞庭椿、王次點獨謂未嘗亡也。混於五官之中耳。周官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土地之圖。人民之數。與夫土會土宜土均土圭之法。不宜爲司徒之職。王制曰。司空度地居民。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則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與夫起徒役令貢賦之事。不宜爲小司徒之職。如五官之中。凡掌邦居民之事。分屬之司空。則五官各得其分。而冬官亦完。且合三百六十之數。周官粲然無缺。誠千古之一快也。而予不敢從。何哉。曰。亂經。

嘗疑周禮皆經世大典。中間所載。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庶氏以嘉草攻毒蠱。蜡蔟氏掌覆天鳥之巢。則書十日十二辰十二月十二歲二十八宿之號。去天鳥則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夜射之。它如莽草以熏蠹物。蜃炭以攻貍蟲。牡鞠以痟畺。鼻壯橐午貫象齒以殺水蟲之神。何若是之瑣屑。而亦豈必盡可用耶。及觀越裳氏迷於歸路。公爲作指南車。期年而至國。指南之鍼。陰陽家至今用之。方隅立定。又以陽城土圭測日。自王城四面去十里則減一寸。乃知聖人精義入神。有如此者。公自謂多才多藝。孔子謂其才之美。其謂是耶。

余少時讀家語。後閱它書。有云事見家語者。無之。訝焉。而莫知所謂。一日。閱漢藝文志。載家語二十七卷。

顏師古註云非今所有家語也乃知家語本有不同偏索舊本不可得一日至書市有家語曰王肅註者閱之則今本所無多具焉乃知今本爲近世妄庸所刪削也肅謂家語皆當時公卿大夫及諸弟子咨訪問答之語弟子取其正實切事者爲論語其餘集之爲家語屬文下辭頗有繁而不要者弟子材或有優劣故也漢初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故使事同而辭異孔御謂戴聖以曲禮不足乃取家語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後人見其文已見禮記則除家語本篇是爲滅其源而存其末也然則家語出諸弟子固有不同漢初則紊之戴聖又紊之近世妄庸又紊之經三紊亂孔氏之舊存者幾何幸王肅本尚存而人間已難得以何吏侍之好古謂不可得而余偶得之豈亦天之未喪斯文也歟

春秋繁露十卷世多以爲僞書余反覆考之其玉杯、竹林、玉英至十指皆說春秋事宛然公羊之義公羊之文也雖或過差而篤信其師之說可謂深於春秋者也考功名卽考績之義度制卽限田之義陰陽終始五行生勝反覆乎天人之際所謂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豈非平日講貫蘊畜者在是因爲武帝置對于篇耶抑既以告于君又退而申衍其說耶郊祀所以告張湯問仁所以告易王其說具在祈雨止雨雖流於災異漢儒之所不免也獨何疑於仲舒耶其文詞高古亦非近世所能爲也自樓郁、晁公武、歐陽永叔輩未嘗致疑於此獨新安程大昌以爲非董氏本書謂太平寰宇記、杜祐通典所引繁露語今亡之其曰劒在左蒼龍之象也刀在右白虎之象也以至禾實于野粟缺於倉等語昌以爲亡之而今書具在豈昌所見乃別本耶

抑未嘗深考耶。若本傳謂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今總名繁露。或歲久傳授錯謬。不足深辨也。

荀爽對策曰。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宜略依古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蓋亦指繁露度制篇也。

考亭、象山議論終不合。世謂考亭道問學之功多。象山尊德性之功多。今考亭之學家傳人誦。象山之學殆廢矣。近世有一種學問。若厭朱學之繁。樂象山之簡者。自謂心上工夫。本朝所謂道學者。始於吳與弼。繼以陳公甫。公甫每謂今世不當復有著述。以文字太多故也。至有再燔一番之語。其亦有激也。而獨喜作詩。謂吟咏性情。乃所不廢。至今稱道學者多宗之。嘉魚李承箕徒步萬里從之遊。不聞有所指授。其身心造詣。不知果何如也。

程、朱之學一也。程子以凡百玩好皆奪志。史文成誦。至於書札。皆以爲以玩物喪志。朱子則不然。天文歷律度數。無不究悉。仍好爲文。工於詩。工於筆札。如楚詞、韓文。亦皆注釋。至五行陰陽風水之術。亦皆通曉。雖參同契、陰符經之類亦注之。亦好奇矣。視程子得無異乎。然通天地人之謂儒。朱子有焉。

國猷

自古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然之勢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洛陽。江南之都。惟建康。其次則有襄鄧焉。唐朱朴之議曰。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則漢與、鳳林爲之關。南則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誠形勢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河渠。漕輓天下。可使大集。此建都之極選也。雖然。皆未有及燕、薊之形勢者。大行盤盤。自西而北。居庸、古北、松亭等關。北

瞰沙漠南引江、淮、土厚水深、博大爽塏、其人沉鷙材勇、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之地、豈非天遺其勝、以貽我朝萬世帝王之業乎、

自古無有都汴者、張儀謂其地四通輻輳、固戰場也、魏本都安邑、爲秦侵蝕、不得已東徙大梁、其後秦使王賁引河灌城、王假就虜、一國爲魚、朱全忠篡唐居汴、不過五六年、唐莊宗伐之、其禍甚於王假、石敬瑭因之、耶律長驅、少帝就執、視朱氏又酷焉、宋祖開基、不此之鑒、遂有靖康之禍、固謀之不善、亦地勢然也、宋之失計、未有甚於都汴者也、當時燕、薊淪于契丹、不能取、是中國與豺虎雜此土以處也、猶不思峻谿山之防爲之限、一旦長驅而來、何以禦之、故景德中契丹入寇、朝議倉皇、思爲避敵之計、寇準力主親征却之、然猶增歲幣數十萬、慶歷中、又有無厭之求、富弼以彊詞折之、然亦增歲幣數十萬、而泰然遂以爲無事矣、靖康復來、又欲祖故知而與之和、括京城內外金、猶未能滿其欲、遂爲席卷而去、二帝死於五國城、而中原淪於夷狄矣、初藝祖欲都洛陽、太宗沮之、藝祖曰、未也、且欲都關中、據天下之上游、至哉見也、使當時從之、豈有靖康之禍哉、宋世諸名臣、亦皆狃於治安、未有爲無疆之慮者、惟范文正屢言之、謂西洛帝王之宅、負關河之固、宜以朝陵爲名、漸營兵食、陝西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其後又請修京城、謂天有九關、帝居九重、王者法天設險、以安萬國、其爲慮遠矣、使當時從之、安有靖康之禍哉、或曰、國家興廢、天也、非人力所能爲、一汴、二杭、三閩、四廣、陳希夷預言之矣、希文之策奚爲、余曰、不然、君相不言命、國家不言天數、苟以天

數爲言。則人事皆廢矣。況希夷之言。安知非好事者附會爲之乎。

英宗北狩蒙塵也。先悔過旋奉駕歸。此自古之所無也。固國家國勢之強。亦人事有以中其機會。是時郕王監國。不欲急君邊人謝之曰。中國有主矣。敵人抱空質而負不義於天下。所以汲汲來歸。蓋合鄭公孫申之謀也。魯成公時。晉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晉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於是諸侯伐鄭。鄭伯歸。趙王武臣爲燕所得。張耳、陳餘使往。輒殺之。欲分趙地半。有厮養卒詣燕壁。問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耳、餘武臣皆一時豪傑。姑以少長先立武臣。此兩人者。亦欲分趙而王。名爲求王。實欲燕殺之。殺之兩人分趙自立。左提右挈。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養卒御趙王而歸。此亦公孫申之意也。惜乎宋高宗不知出此也。

宋世人才。誠非我朝所及。而其謀國之疎。則不及我朝遠甚。當靖康之變。粘沒喝以孤軍深入。爲宋謀者。但當堅壁清野。勿與戰。絕其歸路。斷其餉道。內用李綱、外用种師道。俟天下勤王之師四集。彼自救之不暇。一戰則粘沒喝可擒。何乃遽自張皇。不敢發一矢。二帝自幸其營。爲虜人席卷而去。誠可恨也。誠可笑也。

爲人臣者。莫難於任怨。不能任天下之怨。不能成天下之事。孔子論三代之禮。有所因。有所損益。易謂窮則變。變則通。董子謂更化則可以善治。夫祖宗之良法。百世守之可也。其間時變不同。小過不及。益之損

之與時宜之亦所不免自宋王安石變法馴致大亂後世以爲大戒少有更張則羣起而非之曰又一王安石也稍有損益則曰又一王安石也由是相率爲循默不敢少出意見論列不才者得以自容才者亦無以自見支傾補漏視天下之壞而不敢爲斯時也毅然敢任怨而不懼者其亦難矣

周公制謚法雖臣子於君父不得私焉所以示萬世之公也其法嚴矣漢、晉而下既已失之然猶付之一時公議謚不應議則博士駁正之猶爲近古本朝之謚有美無惡所謂謚者特爲褒美之具而已官由翰林者皆得謚文文不以人而以官已不免外議定謚出於秉筆一二人或以好惡參其間又不聞有駁正之者於乎何以服天下信後世哉

官制

余嘗患古今官制紛紜漫無統紀讀溫公集其沿革似可考而知也因其說增損之使後之人有考焉

三代官制見於周官簡易易知也秦、漢而下何其紛紛乎蓋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西漢公卿稍以失職矣（一說漢武帝游宴後庭尚書始重）魏武佐漢初建魏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受禪改秘書爲中書有令有監而亦不廢尚書然中書親近而尚書疎外矣（宣帝時霍山領尚書上令吏民奏事不關尚書其後奏封事輒下中書令不關尚書則西漢時中書已重於尚書矣）東晉以後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議政事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唐初始合三省中書主出命門下主封駁尚書主奉行其後合中書、門下爲一故有

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封駁。日有爭論。故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自是至宋。莫之能改。唐末諸司使皆內臣領之。樞密參預朝政。始與宰相分權矣。及五代改用士人。樞密使爲腹心之臣。日議軍國大事。其權重於宰相。宋太祖乃以宰相主文事。樞密使掌武事。謂之二府。

周冢宰無所不統。漢始分入九卿。宮伯則入郎中令。宮正入衞尉。膳人、酒人入少府。司會、大府入司農。宮人內宰入大長秋。其後九卿用事丞相取充位。給事謁者爲左右私人。而丞相爲外朝。

漢初。凡郡國舉秀才廉吏。貢於王庭。多拜爲郎。居三署。或至千人。屬光祿勳。光祿勳銓第郎吏。出爲它官。以補員缺。是時未屬尚書也。成帝初。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二千石。曹尚書一人。主郡國二千石。蓋選曹之所始也。光武詔三公等各舉茂才廉吏。改常侍曹爲吏部尚書。其時選舉於郡國屬功曹。公府屬東西曹。爲天臺屬吏曹。尚書令掌之。

漢初。入仕者不限年。如劉向、陳咸以八十爲郎。劉辟疆八十爲衞尉。公孫宏八十爲相。貢禹八十遷御史大夫。趙充國七十爲將軍。

漢置大夫。專掌議論。事苟疑未決。合中朝之士雜議之。自兩府大臣。下至博士議郎。皆得議之。不嫌以卑亢尊。如鹽鐵議是也。呼韓款塞。卒用郎中侯應之策。朱博得罪。議者五十八人。王嘉得罪。議者六十八。故曰。漢集議有公天下之心。今制亦議。統於一二尊官而已。

唐初職事官有六省、一臺、九寺、三監、十六衞、十率府之屬。其外又有勳官散官。勳官以賞戰士。散官以褒勤舊。必折衝執俘然後賜勳。積資累階然後進階。不可妄得。故當時以爲榮。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求媚於衆。始有泛階。肅宗以後。財力屈竭。勳官不足以勸武功。府庫不足以募戰士。遂併職事官通用爲賞。將帥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時注名。至有異姓王者。於是金帛重而官爵輕。或以大將告身止易一醉。五代等衰益紊。三公端揆施於軍校。衣紫執象笏於胥史。名器之濫極矣。宋承五代之弊。不能釐正。故臺省寺監衞率之官。止以辨班列之崇卑。制廩祿之厚薄。多無職業。其所謂官。乃古之爵也。所謂差遣。乃古之官也。所謂職者。乃古之加官也。自餘功臣檢校官散官階勳爵邑。徒爲繁文。人不復貴。所以鼓舞羣倫。曰官曰差遣曰職而已。又遷徙去來。常無虛日。

唐六部尚書。皆屬尚書令、左右僕射。尚書、三省之一也。光宅中以擬周之六卿。過矣。唐以僕射、侍中、尚書令爲丞相。然皆秦、漢之所輕。魏、晉以來。反爲重任。唐因之。故其名不正。

唐制。有勳有階。有官有爵。爵以定崇卑。官以分職務。階以敍勞。勳以敍功。四者各不相蒙。有官卑而勳階高者。亦有勳階卑而官爵高者。宋朝列銜。凡階高官卑則稱行。階卑官高則稱守。官與階等則無行守字。今制惟以官爲定。爲是官則勳階爵隨之。無復敍勞敍功之意。顏魯公謂魚軍容階雖開府。官卽監門將軍開府特進。並是勳官。用蔭卽有高卑。會燕合依次序。然則唐之勳官。惟以定蔭而已。

開府儀同三司。謂置府辟吏。儀同三公也。

唐制。尚書省有令。有僕射。有左右丞。太宗嘗爲令。後不復設。僕射、猶今之尚書也。左右丞、猶今之侍郎也。六曹尚書。乃若今諸司乎。而實不同。顏魯公與僕射郭英乂書。謂與道之會。獨八座。尚書欲令下座。意以爲尚書之與僕射。若州佐之與縣令乎。今三廳齊列。足明不同刺史。且尚書令與僕射同是二品。六曹尚書並正三品。又非隔品致敬之類。觀此則知尚書與令僕同爲八座也。然英乂於公堂獨咄尚伯。則僕射之尊大。亦可見矣。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以下。工伎羣官。皆稱翰林。醫官翰林待詔之類。雖茶酒亦稱翰林司。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無宣召之禮。惟學士宣召者。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入。又學士院北扉。爲其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召。宋制。學士初拜。自東華門入。至左承天門下馬。吏雙引至閣門。此亦唐故事也。又宋制。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歐陽公初以選人爲館職。自左掖門下馬入館。當時謂之步行學士。然則唐、宋禁中亦許乘馬。又且引道耶。今制自兩長安門、東、西華門外過者皆下馬。雖相臣亦然。

宋初承五代。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無定員。類以它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注記。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其官人之別。有官有職差遣。以登臺閣禁從爲顯官。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不以勳階爵邑爲輕重。名之不正。未有如宋之甚者也。至元豐間。始以唐六典定官制。

宋時兩制。皆文學名天下者。始應其選。雖一甲三人。亦出知外任。然後召試。欲其知民事也。其餘應試。率皆一時赫然有名中外。所謂制科是也。故文學之士。不至遺棄。又通知民間利病。以其曾試於外也。國家翰林侍從。亦兩制之類。率用高科。其餘則用庶吉士。一甲三人。終不外任。庶吉士者。每科或選或不選。留者或多或少。國家之意。本欲使之種學績文。以爲異日公卿之儲。士既與此選。自可坐致清要。不復苦心於學。又不通知民事。天下以文學名者。不復得預。遺才頗多。故不若制科之爲得也。制科行。人人自奮于學。以求知于上。不待督責矣。

國家之制。革中書。陞六部。初亦疑之。謂自古豈有無宰相而能致理者。及觀宋南渡。專任賊檜。以殺忠良。其後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相繼盜政。羣小又從而附和之。日入於敗亂而不知。非以權重故耶。則今日去之。不爲過也。

我朝六部之設。倣周制六典。最爲簡要有體。然其名猶襲唐宋之舊。唐以三省長官爲宰相。謂中書令、門下侍中尚書令、左右僕射是也。今中書省已去。特存中書舍人爲七品官。職書翰而已。門下省已去。特存給事中。雖七品而有封駁之權。尚書省不復設令僕。乃陞六司尚書分爲六部。秩二品。蓋卽僕射之類也。中書、尚書名與古同。其實異矣。

唐、宋翰林。極爲深嚴之地。見於詩歌者多矣。國朝翰林院設於長安門外。爲齋宿委積之所。內有東閣。乘學士聚焉。爲朝退會揖之地。史館爲講讀史官所聚集。皆無公座。至脩史之日。旋設十館於東角門之右。

事竣去之。求如古之深嚴未之見也。唯文淵閣政本所自出。號爲深嚴。其比古之翰林耶。今翰林在外。雖非復唐、宋之深嚴。然非文學之臣不預。無復工伎茶酒醫官雜流跬步卿相。視唐、宋爲重矣。

文淵閣在奉天殿東廡之東。文華殿之前。前對皇城。深嚴禁密。百官莫敢望焉。吏人無敢至其地。閣中趨侍使令。惟廚役耳。防漏泄也。禁密文書。一小匣在几上。綸之而不合。大學士暮出。綸其門。匙懸門上。恐禁中不時有宣索也。故事。禁中不得舉火。雖閣老亦退食於外。相傳宣宗一日過城上。令內豎覘閣老何爲。曰方退食於外。曰曷不就內食。曰禁中不得舉火。上指庭中隙地曰。是中獨不可置庖乎。今烹膳處是也。自是得會食中堂。又傳一日過城上。瞰閣老何爲。曰方對弈。何不聞落子聲。曰綦以紙。上笑曰。何陋也。明日賜象牙棋一副。至今藏閣中。又內閣庭中花臺上有芍藥三本。相傳亦宣宗時植。至今盛開。

內閣不設公座。惟東西兩凳相對耳。天順初。李文達自吏部入。欲正南向之位。彭文憲力沮之。謂宣宗嘗御此。李曰。事久矣。彭又謂禁中無南面坐。李曰。東邊會食曷爲南面。彭又沮之。會內送孔聖像置于中。事乃止。司禮太監至。亦惟東西向。正德初。劉瑾權重。西涯欲尊之。特設一榻於凳之上。亦不敢正也。故事。太監至。迎之止花臺。送之止中門。皆有定限。余初入內閣。西涯以是告。曰是定例也。不可失。余等守之。惟謹是後不知何如也。

劉瑾雖擅權。然不甚識文義。徒利口耳。中外奏疏處分。亦未嘗不送內閣。但秉筆者自爲觀望。本至。先問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逆探瑾意爲之。有事體大者。令堂後官至河下問之。然後下筆。故瑾益肆。使

人人據理執正牢不可奪則彼亦不敢大肆其惡也

翰林院故事經筵初開講讀侍從官皆有白金文綺之賜史成進御亦進秩加賞或纂修功多及書成以事故去則不霑恩數或先以事故去不效勞勤偶值書成亦得霑恩數故有經筵頭修書尾之說

予在翰林與陸廉伯語及楊文貞廉伯曰文貞功之首罪之魁也予問何爲廉伯曰內閣故有絲綸簿文貞晚年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絲綸簿付之故內閣之權盡移中官余亦不知其然否及余入內閣歷朝詔誥底本皆在非所謂絲綸簿乎不開送入況中官之專與否不在一簿之存亡也願人主信用何如耳

廉伯之言不知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嘉靖初元言路大開諫官紛然爭言利害有謂文貞居憂謀奪情起復遂以絲綸簿奉振不知文貞晚年歸省墓未嘗居憂也甚者又謂文淵閣印亦爲司禮監所奪請追還之詔問印與絲綸簿今不知安在令言者自來追理還之言者伏罪乃已

國家正旦冬至聖節凡大朝會先期百官皆赴朝天宮習儀或靈濟宮唯翰林獨否相傳宣廟一日召翰林不至上問故左右對以往習儀所上曰翰林終日侍朕側何何習爲恐其倒拜耶自是不復習相傳以爲故事成化中中官汪直用事多使邏人詗察諸司不法是日學士王獻檢討張泰方在途投謁邏人執之以故事對詔以問內閣時萬安劉吉不能執奏乃云有故事而放諸故典不見獻泰雖免罪而翰林不習儀之典遂廢惟內閣與東西兩房至今不習蓋宣廟之命史官失於紀載故也

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

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君不復與臣下接。朝事亦無可紀。凡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爲吏、戶、禮、兵、刑、工爲十館。事繁者爲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議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翰林院地勢清切。然品卑祿薄。楊大年久爲學士。請外至云。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莫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飢欲死。自昔然矣。

前世藏書分散數處。蓋防散佚水火之虞也。宋時三館、祕閣藏書凡四處。然亦有盜竊之患。士夫家往往得之。古今一也。

漢以來重守令。守令親民。得行其職。故當時循吏爲多。雖有刺史、部使者、繡衣直指之屬。間一命之。不專以爲治也。唐世諸道置按察使。後改爲採訪處置使。治於所部之大都。既又改爲觀察。其戎旅之地。卽置節度使。但令訪察善惡。然兵甲財賦民俗之事。無所不領。謂之都府。權勢不勝其重。元結爲道州。謂諸使誅求二百餘通。陽城守道州。稅賦不時。爲觀察使誚責。韓文公所謂觀察使恆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者也。然每道不過一使臨之而已。宋時州郡控制按刺率五六人。又多於唐元時。始立行中書省。設官皆視中書。我朝沿其制。改爲布政使司。各省布政使二人。參政二人。參議二人。按察使一人。副使二人。僉事二人。又有都御史統之。歲命御史按之。又多於宋。世愈降。官愈繁。政令紛然。守令欲舉其職。難矣。

井田之法後世不復行愚以爲江南信不可行矣北方平原沃野千里彌望皆不起科使勢要得占爲莊田於此略倣井田之法爲之溝塍畎澮公私有分旱潦有備不亦善乎而世皆以爲不可行餘地姑未敢論卽如河南梁惠王所理山東齊宣王所理滕縣滕文公所理也孟子豈漫不知事而以勸三君乎姑於此先試之自一鄉漸推之一州一郡以至一省庶民不驚事不擾然必得好古力行之君子使爲守令假以便宜不拘文法不求近功不聽浮言天子親命之使民曉然知此意乃或有濟不然誠難行也

國家供三邊之費最大歲用銀至四五十萬愚以爲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二十石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爲不可行何哉按趙充國屯田之奏曰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又言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故有吏卒數千人虜不能攻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萬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唐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乃使韓重華爲水陸運使給耒耜與牛耕傍便近地連歲大熟軍不復饑又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此又近事之效也今獨不可行乎

老泉策云方今田之在官者有二職分也籍沒也職分之田募民耕之斂其租之半而歸諸吏籍沒之田募民耕之斂其租之半而歸之公乃知今之官田其來遠矣猝未能去爲是也夫

正統以前天下歲徵稅糧凡三千六百三十二萬一千餘石內三百二十萬九千石折銀八十一萬四千餘兩戶口商稅除折米外幷船料鈔折銀可得四十三萬九千餘兩兩淮鹽場鹽課銀歲不下數萬千兩各處稅糧折徵共一百三萬餘兩雲南閘辦三萬餘兩各鈔關船料四萬餘兩馬草折徵二十三萬餘兩鹽課折徵二十餘萬兩每年入數共二百四十三萬兩

送內庫預備成造等項十餘萬兩或二十萬兩官軍俸銀三十三萬餘兩官軍折俸三十三萬六千五百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萬兩若有聲息緊急奏討加添四五十萬或二三十萬聖旦千秋等節用三十九萬千八百餘兩親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及天下王府銀盆水罐儀仗等用共十三萬七千五百餘兩每年出數共百餘萬兩

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郡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萬五千餘各項俸糧約數千萬淛江等十三布政司幷南北直隸額派夏秋糧稅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五十餘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歲漕之數

歲運正糧凡四百萬石內兌運二十四萬赴薊州倉改兌六萬赴天津餘三百七十萬赴京、通二倉

舊例民運淮安、徐州、臨淸、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於內支運於通州、天津二倉成化十年議四倉所收令官軍徑赴州縣水次四倉交兌名爲改兌弘治十六年又以派不足額每年於水次四倉

支運九萬六百石。以足前數。正德九年。全派改兌。支運遂絕。

蘇州歲運軍糧六十五萬石。加耗。過壩。每石加七斗九升。不過壩。每石加六斗六升。外金花銀十七萬兩。折米六十八萬。鳳陽、南京不在數中。存留在蘇。歲七萬石。河南歲漕三十萬。湖江六十萬。

祖宗時歲用省。以黃蠟一事言之。國初歲用不過三萬斤。景泰、天順間。加至八萬五千。成化以後。加至一十二萬。其餘可推也。

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缺內侍。巾帽靴鞋。合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末年至七十二萬。

東漢永平中。始定官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以後。中常侍至十人。小黃門二十人。

唐太宗詔內侍不立三品。中宗時。黃衣乃二千員。外置千員。衣紫者尙少。開元、天寶黃衣以上三千員。外紫者千餘。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列戟于門。宋初。自供奉官至黃門。以一百八十人爲定員。孝宗時。仍定以二百人爲額。後增至二百五十人。

今上卽位之初。錦衣衞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餘。歲省糧儲數十萬。裁革冗官冗兵一千四萬餘。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象緯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然天體無定。占中星以知方位。天行健而不息。如磨之旋。自東運而南。南而西。西而

北北而又東以爲昏明寒暑二儀運而出沒五緯隨而起伏列舍就之隱見炎夏天道南行日出于寅入于戌陽盛于陰也日影隨短窮冬北行日出于辰入于申陰盛于陽也日影隨長春秋天道行於正中日出于卯入於酉陰陽平也日影隨停南爲明都天體所見也日月五星至是則明北爲幽都天體所隱也日月五星至是則晦日月五星至北都而晦非天入於地也若天入於地則日月隨之地中爲日月所照安得爲幽都哉此說與渾天不同然亦不爲無理故著之

氣有盈虛何謂也曰天地上下相去八萬四千里冬至之日一陽自地而升一日升四百六十六里二百四十步五日爲一候升二千三百三十三里一百二十步三候爲一氣升七千里三氣爲一節其卦爲泰則立春之日也升二萬一千里二節爲一時陽氣上升共四萬二千里正天地之中春分之節也其卦爲大壯陰中陽半氣變寒爲溫萬物發生之時也自是陽氣復升又九十日爲夏至之節陽氣共升八萬四千里極于天是爲純陽於卦爲乾氣變溫爲熱萬物茂盛陽氣盈滿天地之間故曰盈陽極則陰生夏至之日一陰自天而降十五日降七千里三氣爲一節凡四十五日爲立秋節下降凡二萬一千里其卦爲否二節爲一時陰氣下降共四萬二千里正及天地之中爲秋分之節其卦爲觀陽中陰半其氣變熱爲涼萬物結實之時也自是陰氣復降凡九十日爲冬至節陰氣共降八萬四千里而至於地是爲純陰於卦爲坤變涼爲寒萬物收藏之時也故曰虛天地盈虛因月而見初三月出庚爲一氣之候初八兌丁上弦陰中陽半十五日乾甲周滿純陽無陰故爲盈十六日巽辛一陰生二十三日艮丙下弦陽中陰半三

十日坤乙消盡。純陰無陽。比冬至之節。故曰虛也。吳草廬云。日之行三十日五時有奇而歷一辰。則爲一月之氣。月之行二十九日六時有奇而與日會。則爲一月之朔。每月氣盈五時有奇。朔虛六時不滿。積十二氣盈。凡五日三時不滿。十二朔虛凡五日七時有奇。一歲氣盈朔虛共十日十一時有奇。將及三歲。則積之三十日而置一閏。氣盈朔虛之積。是爲閏餘。

四千五百歲爲一元。一元之中。陽戾五。陰戾四。陽爲旱。陰爲水。初入元百六歲有戾。故云百六之會。出漢書注。晉史。中台星坼。時以爲大異。張華等應其禍。然中台星至國朝常坼。此理之不可曉者也。或云。上下不交之故。或云。本朝不立宰相之應。是果然歟。北斗星七。各有所主分野。而第四星常不甚明。白樂天詩云。昔聞西漢元成間。北辰微暗少光色。至今猶然不知何也。

嘗疑初三夕月忽現庚上。不知其所從來。參同契云。晦朔之間。合符行中。始於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轉。嘔輸吐明。釋之者曰。每朔月與日會。必於箕斗之鄉。箕斗爲艮。天道左旋。日月星辰皆右轉。月至此鄉。必晦而會。如璧如圭。一日二日。旋而右疾。至於庚方。精光終吐。魄乃生焉。蓋言自晦至朔。月與日合而西墜。至庚上復見也。朱子亦言。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食。黃祥翁云。日行黃道。月有九會。遇交則有薄食之變。至於合朔如合璧。則不食。其交不軌道

則食也。佛書亦謂若日隨月後行。日光翳月。漸漸掩覆。至晦日覆月都盡。是名黑半。日在月前行。日月開淨。至望日具足圓滿。是名白半。又云。日行與月或合或離。若稍合時。是日覆月。三由旬餘。故三十日一切被覆。月光不現。若稍離時。是日離月。三由旬餘。故十五日月大圓滿。

鄭玄曰。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爲大數。孟春日月會于娵訾。仲春會于降婁。季春會於大梁。孟夏會于實沈。仲夏會于鶉首。季夏會于鶉火。孟秋會于鶉尾。仲秋會于壽星。季秋會于大火。孟冬會于析木。仲冬會于星紀。季冬會于元枵。則又不專於箕斗之鄉。蓋玄之所謂會。非指入時也。

或問歷書有白黑綠碧黃赤紫。何謂也。曰。此河圖數也。河圖之數。戴九履一。一爲白。九爲紫。左三右七。三爲碧。七爲赤。二四爲肩。二黑四綠。六八爲足。白五居中爲黃。故陰陽家一六八爲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七赤九紫。

日體本黑。積天之至陽而生光明。月體本黑。借日之至陽而生光明。陽不足則日見黑暈。下弦則月見黑暈。或成黑暬黑氣黑點黑子。或成王字。或成烏。或成人像。皆由陽弱不能充其黑體。非日有此像也。月借日爲光。吾聞之矣。日借天光。吾未之聞也。今以世眼觀之。日入則天晦。日出則天明。似天以日爲光也。必有能辨之者。

占歲

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

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

占風

正旦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胡豆成。小雨趣兵。北方爲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

冬至風起震方。或寒或熱。主歲大收。風起巽方。主歲收。國安。風起離方。寒則民災。主水。熱則大旱。風起坤方。熱則主蟲食苗。寒則主穀不實。風起兌方。寒熱不常。主兵。主民病死。國災。風起乾方。主歲大收。人民安。國無災咎。風起坎方。主天下豐樂。國有賢臣。民安國寧。風起艮方。或寒或熱。主民大病疫死。出越絕書。

仁廟一日語楊士奇等。見夜來星象否。士奇等對不知。上曰。通天地人之謂儒。卿等何以不知天象。對曰。國朝私習天文律有禁。故臣等不敢習。上曰。此自爲民間設耳。卿等國家大臣。與國同休戚。安得有禁。乃以天官玉歷祥異賦賜羣臣。

成化中。京師黑害見。相傳若有物如狸。或如犬。其行如風。倏忽無定。或傷人面。或囓人手足。一夜數十發。或在城東。又在城西。又在南北。訛言相驚不已。一日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衞忽驚擾。兩班亦喧亂。上欲起。懷恩按之。頃之乃定。自是日遣內豎出詗。汪直時在遣中。數言事由是得倖。遂立西廠。使偵外事。廷臣多被戮辱。漸及大臣。大學士商輅、兵部尚書項忠皆以事去。都御史牟俸亦被逮。或往南京。或往北邊。威權赫奕。倏忽往來不測。人以爲黑害之應也。

春秋書木冰。漢書謂之木介。又云木稼。王荊公詩。木稼嘗聞達官怕。余在京師。成化末親見之。似煙非煙。似雪非雪。行道茫茫。尋丈不辨。草樹玲瓏。皆成幡幢寶蓋。少壯鬚髮。盡成老翁。父老云。是謂木稼。然其應不止達官而已。

成化末。正旦日中時。中天有白氣如練。仰觀之。宛轉如一白蛇。漸升漸消。消且盡。忽有聲如雷。蓋天破也。

正德初。彗星掃文昌。臺官云。應在內閣。未幾。逆瑾出。首逐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自是而後。一時在位九卿臺諫。無不被其禍。乃知文昌爲天下斯文之應。不特內閣而已。

正德七年三月。江西餘干之仙居寨夜雷電以風。西北方有火如箭。墜旗竿上。如燈籠。光照四野。有卒撼其旗。火飛上竿首。卒因發火銃之。其火四散各寨。鎗上皆有光如星。須臾而滅。五月。廣西萬春北寨鎗上俱有火。三月。山東秦始皇廟夜鐘鼓自鳴。火起桑上。樹燔而枝葉無恙。廟宇燬而神像如故。

正德十三年。江西有黑雲紅雲若相鬬者。久之。分爲兩城。人馬洶洶若攻城。城中人應之。明年。寧藩叛。王守仁舉兵攻之。

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五未申之間。常熟有白龍一。黑龍二。自西北來。天地晦冥。至俞市村。乘雲而下。目光如炬。吐火燄燄。鱗甲頭角皆現。轟雷掣電。猛雨狂風。居民三百餘家。屋千餘間。席捲而去。船十餘舸。墜地爲齏粉。瓦石梁柱樹木。星散四飛。驚死者三十餘人。至酉戌時。至東海乘雲而去。是夜洪雨如注。五日夜乃息。

震澤長語卷下

文章

世謂六經無文法。不知萬古義理。萬古文字。皆從經出也。其高者遠者。未敢遽論。卽如七月一篇。敍農桑稼圃。內則敍家人寢興烹飪之細。禹貢敍山水脈絡原委。如在目前。後世有此文字乎。論語記夫子在鄉在朝使賓等容。宛然畫出一箇聖人。非文能之乎。昌黎序如書銘如詩。學書與詩也。其它文多從孟子。遂爲後世文章家冠。或謂六經無文法乎。

六經之外。昌黎公其不可及矣。後世有作。其無以加矣。原道等篇。固爲醇正。其送浮屠文暢一序。眞與孟子同功。與墨者夷之篇當並觀。其它若曹成王、南海神廟、徐偃王廟等碑。奇怪百出。何此老之多變化也。嘗怪昌黎論文。於漢獨取司馬遷、相如、揚雄而置荀、仲舒、劉向不之及。蓋昌黎爲文主於奇。馬遷之變怪相如之閎放。揚雄之刻深。皆奇出奇。董、向之平正。非其好也。然上宰相第一書。亦自劉向疏中變化來。先秦文字。無有不佳。余所尤愛者。樂毅答燕惠王書、李斯上逐客書、韓非子說難。可謂極文之變態也。其後漢文帝賜匈奴南單于書亦似之。文帝其所謂有德者之言乎。

太極圖、西銘。未論義理。其文亦高出前古。

爲文必師古。使人讀之不知所師。善師古者也。韓師孟。今讀韓文。不見其爲孟也。歐學韓，不覺其爲韓也。若拘拘規倣。如邯鄲之學步。里人之效顰。則陋矣。所謂師其意不師其詞。此最爲文之妙訣。

聖賢未嘗有意爲文也。理極天下之精。文極天下之妙。後人殫一生之力以爲文。無一字到古人處。胸中所養未至耳。故爲文莫先養氣。莫要窮理。

韓子進學解。準東方朔客難作也。柳子晉問。準枚乘七發作也。然未嘗似之。若班固賓戲、曹子建七啓。吾無取焉耳。

史記貨殖傳。議論未了。忽出敍事。敍事未了。又出議論。不倫不類。後世決不如此作文。奇亦甚矣。

吾讀柳子厚集。尤愛山水諸記。而在永州爲多。子厚之文。至永益工。其得山水之助耶。及讀元次山集。記道州諸山水。亦曲極其妙。子厚學縛精絕。次山簡淡高古。二子之文。吾未知所先後也。唐文至韓、柳始變。然次山在韓、柳前。文已高古絕無六朝一點氣習。其人品不可及歟。

史記不必人人立傳。孟子傳及三騶子、荀卿傳間及公孫龍、劇子、尸子、吁子之屬。衞青、霍去病同傳。竇嬰、田蚡、灌夫三人爲一傳。其間敍事。合而離。離而復合。文最奇而始末備。漢書兩襲同傳。亦得此意。

史記不與張騫立傳。其始附衞青而於大宛傳備載始末。蓋大宛諸國土俗。皆騫所歸爲武帝言者也。騫沒後。諸使西域者亦具焉。事備具而有條理。若漢書。則大宛、張騫各自爲傳矣。

史記董仲舒傳不載天人三策。賈誼與屈原同傳。不載治安等疏。視漢書疎略矣。蓋史記宏放。漢書詳整。

各有所長也。

史記張蒼傳敍至遷御史大夫。忽入周昌。周昌後又入趙堯。趙堯抵罪。又入任敖。任敖後仍入張蒼。事核而文奇。四人皆相繼爲御史大夫者也。

太史公伯夷屈原傳。時出議論。其亦自發其感憤之意也夫。退之何蕃傳亦倣此意。

太史公作傳。亦不必人人備著顛末。嚴安、徐樂一書足矣。蔡澤傳亦然。

班固西漢書。典雅詳整。無媿馬遷。後世有作。莫能及矣。固其良史之才乎。然予觀文選所載固文多不稱。唯兩京賦最其加意。然亦無西京之體。何固之長於史而短於文乎。頗疑漢書多出其父彪。而固蒙其名。然無它左證。偶讀西京雜記。謂家有劉子駿漢書一百卷。無首尾題目。但以甲乙丙丁紀其卷數。其父傳之歆。欲撰漢書。未及而亡。猷以此記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小異同耳。固所不取者二萬許言。錄爲二卷。名曰西京雜記。以裨漢書之缺。乃知固書其多取諸歆乎。或謂西京雜記亦僞書。不知果何如也。晉傅玄之言曰。孟堅漢書。實命世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何不類之甚也。

越絕書十五卷。相傳以爲子貢作。其未然乎。其缺文訛字斷簡。幾不可讀。計倪、請糴、寶劍、九術、軍氣、春申君篇。亦已往往見於史記、吳越春秋等書。其記地傳。乃出秦皇、漢武及更始、建武中事。烏在其爲子貢作乎。或子貢有作。後人附會雜合以成之乎。然古書之存於今者寡矣。其間亦有異聞焉。安可廢之。

世謂詩有別才。是固然矣。然亦須博學。亦須精思。唐人用一生心於五字。故能巧奪天工。今人學力未至。舉筆便欲題詩。如何得到古人佳處。

杜詩。前人贊之多矣。予特喜其諸體悉備。言其大。則有若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地平江動蜀。天遠樹浮秦。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之類。言其小。則有若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仰蜂黏落絮。倒蟻上枯籬。脩竹不受暑。輕燕受風斜之類。而尤可喜者。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人與物偕。有吾與點也之趣。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又若與物俱化。謂此翁不知道。殆未可也。

子美之作。有綺麗穠郁者。有平澹蘊藉者。有高壯渾涵者。有感慨沈鬱者。有頓挫抑揚者。後世有作。不可及矣。若夫興寄物外。神解妙悟。絕去筆墨畦徑。所謂文不按古。匠心獨妙。吾於孟浩然、王摩詰有取焉。格調雖不甚高。而工於模寫人情物態。悲懽窮泰。吐出胸臆。如在目前。吾於樂天有取焉。微之效顰而終不似。才有餘韻不足也。

余讀詩至綠衣、燕燕、碩人、黍離等篇。有言外無窮之感。後世唯唐人詩尚或有此意。如薛王沉醉壽王醒。不涉譏刺。而譏刺之意。溢於言外。君向瀟湘我向秦。不言悵別。而悵別之意。溢於言外。凝碧池邊奏管絃。不言亡國。而亡國之痛。溢於言外。溪水悠悠春自來。不言懷友。而懷友之意。溢於言外。潮打空城寂寞回。不言興亡。而興亡之感。溢於言外。得風人之旨矣。

摩詰以淳古淡泊之音。寫山林閒適之趣。如輞川諸詩。眞一片水墨不着色畫。及其鋪張國家之盛。如九

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又何其偉麗也。

爲文好用事。自鄒陽始。詩好用事。自庾信始。其後流爲西崑體。又爲江西派。至宋末極矣。

唐人雖爲律詩。猶以韻勝。不以酌句爲工。如崔灝黃鶴樓詩。鸚鵡洲對漢陽樹。李太白白鷺洲對青天外。杜子美江漢思歸客。對乾坤一腐儒。氣格超然。不爲律所縛。固自有餘味也。後世取青娥白鷺以對偶爲工。鸚鵡洲必對鷗鷺堰。白鷺洲必對黃牛峽。字雖切而意味索然矣。

溫柔敦厚。詩之教也。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後世此意久泯。劉禹錫看花諸詩。屬意微矣。猶以是被黜。蔡確車蓋亭詩。亦未甚顯。遂搆大獄。東坡爲詩。無非譏切時政。借曰意在愛君。亦從諷諫可也。乃直指其事而痛詆之。其間數詩。或幾乎罵矣。以詩得罪。非獨李定諸人之罪也。

音律

音律惟黃鍾爲難定。黃鍾之度。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十一分。自子之一歷十一辰。每三之至於亥。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鍾之實。固有定法矣。而古今之度易差。差之忽微。則其音高下頓殊。餘十一律皆失其度。古之神瞽。心諳天地之中聲。先立黃鍾之管。以定十一律。自上生下。則三分損一。自下生上。則三分益一。十二律旋相爲宮。無弗協者。黃鍾之管長九寸。黍度之所由起也。容千二百黍。量之所由起也。重十有二銖。衡之所由起也。度量權衡。皆起於黃鍾。故曰黃鍾爲萬事之根本。後世儒者。莫知聲氣之元。乃區區累黍爲尺以制律。古法律管當實黍千二百粒。而古今之黍圓長大小不同。難以爲準。其容受

卒不能合。胡瑗乃取羊頭山黍。篩取其中。范鎮增損漢書。以求合其度。而卒莫之合。晉荀勗取古銅管。據以造律。後周取古玉斗。丁度用漢泉貨尺。和峴用洛陽景表尺。梁武用汲冢玉律。隋定尺十五種。它如以馬尾以蠶絲。紛紛卒莫能定。何哉。由不能識天地之中聲。不以律制尺。而以尺定律故也。後世既無神瞽之神解。則如之何。緹室葭琯以候氣。多爲管以參驗。如蔡元定之法。其亦庶乎其可也。

京房曰。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六十律。以爲清濁之節。均其中絃。令與黃鍾相得。案畫以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者矣。

或問琴五絃。其二絃云周文、武所增。信乎。曰。唐楊收有言若是。少商武絃也。文世安得武聲。予謂五者宮、商、角、徵、羽。其二變宮、變徵也。變宮、變徵其始于武王乎。周景王問伶州鳩曰。七律者何。州鳩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星在天黿。自鶉及駟七列也。（鶉火之分。張十二度。駟房五度。從張至房合七宿。張、翼、軫、角、亢、氐、房也。）南北之揆。七同也。（鶉火午。天黿子。自午至子。其度七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故曰武王也。

朱子語錄。問國語六律者立均出度。韋昭註云。均謂均鍾。木長七尺。係之以絃。不知其制如何。曰。均只是七均。如以黃鍾爲宮。便以林鍾爲徵。太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這七律自爲一均。其聲自相諧應。古人要合聲。須先吹律。使衆聲皆合律。律方可用。後來人不解逐律吹。京房始有

律準。乃先做下一箇母子調得正了。後來只依此爲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絃。一絃是全律黃鍾。只是散聲。又自黃鍾起至應鍾。有十二絃。要取甚聲。用柱子來逐絃分寸上柱定取聲。立均之意。本是如此。

周世宗時。王朴上疏曰。黃鍾爲樂之端。半之。清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以損益之。相生之聲也。十二變而復黃鍾。聲之總數也。命之曰十二律。旋迭爲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于八音。自秦而下。旋宮聲廢。歷代所存。黃鍾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唯用七聲。其餘五調。謂之啞鍾。不用也。唐太宗用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旋宮八十四調。復見於時。在縣之器。才無啞者。至五代復壞缺。臣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長九寸。圍徑三分。爲黃鍾之管。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爲衆管。至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絃。宮聲。長九尺。各如五鍾之聲。以第八絃六尺設柱爲林鍾。第三絃八尺設柱爲太簇。第十絃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爲南呂。第五絃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爲姑洗。第十二絃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爲應鍾。第七絃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爲蕤賓。第二絃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爲大呂。第九絃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爲夷則。第四絃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爲夾鍾。第十一絃五尺一分設柱爲無射。第六絃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爲中呂。十二絃四尺五寸設柱爲黃鍾之清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爲均。爲均之主。惟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旋宮之聲如此。

晉荀勗號知音律。初勗嘗於路逢趙賈人牛鐸。及掌樂事。律呂未諧。曰。得趙人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然論者謂勗爲暗解。時阮咸達八音。時謂神解。咸常心譏勗新律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作樂。勗自以不及咸。意咸異己。乃出咸爲始平相。後有田夫得周玉尺。以校前所理鍾石絲竹。皆短校一米。益伏咸之妙。

北齊神武時。信都芳世號知音。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常與人對語。則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驗管而灰已飛。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一氣感則一扇自動。它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合符契。

萬寶常嘗與人論及樂調。時無樂器。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叩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文帝召問鄭譯所定音樂。對曰。此亡國之音也。遂極言樂聲哀悲。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遂造諸樂。其聲率下於譯調二律。并論旋相爲宮之法。改絲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千八百聲。見者嗟異。然其聲雅澹。不爲時所好。

總章中。渭州得磬以獻。張文收扣其一。曰。是晉某歲閏月造。得月數當十三。今缺其一。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下州求之。如其言而得。大樂有古鍾十二。近代唯用其七。餘號啞鍾。文收吹律調之。樂皆響徹。時人咸服其妙。文收既定樂。復鑄銅律三百六十。藏于大樂署。

裴知古武后朝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切云。此人當墜馬。行未至半里。馬驚墜地死。又觀人

迎婦。聞婦珮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夕。姑有疾亡。

洛陽有僧房。磬日夜自鳴。僧以爲怪。懼而成疾。曹紹夔名知音。來問疾。僧以告。俄聲齊鍾。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與除之。僧雖不信。冀其或效。乃具饌以待。夔至。出懷中錯鑢磬數處而去。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夔云。此磬與鍾律合。故聲彼此應。僧大喜。疾亦愈。世常患黃鍾難定。若得阮咸、張文收、萬寶常、曹紹夔之屬。亦何難定之有哉。

音韻

邵康節之父古字天叟。謂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翕闢。呂有倡和。一闢一翕而平上去入備焉。一倡一和而開發收閉備焉。律感呂而聲生焉。呂應律而音生焉。開閉者律天。清濁者呂地。先閉後開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冬爲春聲。陽爲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未至也。衒凡冬聲也。橫渠張子曰。商角徵羽出于脣齒喉舌。獨宮聲全出于口。以兼五聲也。徐景安樂書。凡宮爲上平。商爲下平。角爲入。徵爲上。羽爲去。米元章云。五聲之音。出于五行。沈隱侯只知四聲。求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爲二。鄭樵曰。江左始爲韻書。然識四聲而不識七音。知縱有平上去入四聲。而不知衡有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爲七音。縱成經。橫成緯。經緯不交。所以失立韻之原也。七音之韻。起自西域。以三十六字爲母。天地萬物之音備於此。雖鵪鶉哮風聲。雞鳴狗吠。皆可譯也。況人言乎。

今宣尼之書。東則朝鮮。西則涼夏。南則交阯。北則朔易。皆吾故封也。疊疊之書。能入諸夏。而宣尼之書。不

能至跋提河者。以聲音之道障閡耳。所以日月照處。甘傳梵書者。爲有七音之圖。以通百譯之義也。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有無窮之音。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采。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從見入。故以識字爲賢知。釋氏以參禪爲大悟。通音爲小悟。

七音韻鑑出自西域。應琴七絃。從衡正倒。展轉成圖。不比華音平上去入而已。華有二合之音。如漢書元元之類。無二合之字。梵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亦有其字。華書惟琴譜有之。蓋琴尙音。一音難可一字該。必合數字之體。以取數字之文。華音論讀。必以一音爲一讀。梵音論諷。雖一音而一音之中。自有抑揚高下。二合者其音易。三合四合者其音轉難。大抵華人不善音。今梵僧呪雨則雨應。呪龍卽龍見。華僧雖學其聲而無驗者。實音聲之道有未至也。

字學

六書之學。說文備矣。後世紛紛有作。若鄭樵、周伯琦、趙撝謙。其義益密。而撝謙尤精。別以形聲事意。母生子。子生孫。後雖有作。無以加矣。顧其間尙有一二疑義。試舉以質深於字學者。

倉頡制字。凡有形可象。必象其形。無形可象。有意可會。則會其意。無形可象。無意可會。則諧其聲。無形可象。無意可會。無聲可諧。於是乎有轉注。有假借。二者皆不得已也。亦必其瑣屑者乎。若夫乾天也。伏羲畫卦。已有其象。（說文。乾、上出也。從乙。乙、物之達也。此說似爲得之。）故曰。乾健也。安得無其字。乃借乾燥字爲之。自夏、商則有易。故曰。易、變

易也。日月爲易。豈得借蜥易字爲之。日出水上爲東。則日入地下爲西。豈借鳥棲之棲爲之。人向南背北。北以背爲意。則南宜以向爲意。或從丙爲意。豈以半爲之。愚於是不能無惑也。

日見地上爲旦。日入地中爲冥。則西宜亦爲冥之義。說文丙位南方。萬物炳然。陰氣初起。陽氣將虧。從一入門。一者陽也。丙承乙象人肩。

鄭樵曰。十日十二辰。皆爲假借。甲本戈甲。乙本魚腸。丙本魚尾。丁本蠆尾。戊本武。己本几。庚、鬲也。辛、被罪也。壬懷妊也。癸、草木實也。子、人子之也。丑、手械也。寅、臏也。卯、牖也。辰未詳。巳、蛇屬也。午未詳。未、木之滋也。申、特箇也。酉、古也。戌與戍戚同意。亥、豕屬也。惟亥、巳有義。餘並假借。

予謂禮記魚去乙。謂魚骨有似乙字。非乙字之爲魚骨也。魚尾有似丙字。非丙字之爲魚尾也。蠆尾有似丁字。非丁字之爲蠆尾也。卯從二戶開闢之形。爲日出物生之義。取象於門。非以爲門也。卯從二戶相合之形。爲日入物收之義。取象於牖。非以爲牖也。其餘史記、說文亦皆有說。何爲不可從乎。史記律書云。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乾乾然也。丙者言陽道著明。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庚者言陽氣庚萬物。辛者言萬物之辛生。壬之爲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爲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也。子者滋也。言萬物滋於下也。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也。寅、言萬物始生螾然引也。卯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辰者言萬物之蜄振也。巳、言陽氣之已盡也。午、言陰陽之交啎布于午也。未、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又言物堅於申也。酉者言萬物之老也。戌者言萬物

盡滅亥者該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

周伯琦云木老於未象木重枝葉之形又云古人因事物制字如之本芝草乎本吁氣焉本焉也後人借爲助語助語之用既多反爲所奪又制字以別之乃有芝字吁字焉字此說似爲得之

隸之作凡以趨簡易也而有視篆爲繁者如帀之爲[illegible]㠯之爲端号之爲號丂之爲攷亏之爲吁丩之爲攀呂之爲膂甲之爲盧業之爲僕辡之爲辯亞之爲惡匚之爲匡匕之爲隱弓之爲節燊之爲奏几之爲冪巳之爲紀丰之爲契丗之爲貫弓之爲托𠂤之爲糾屯之爲跨𠂤之爲包人之爲集尺之爲斤阝之爲堆臣之爲阜厂之爲岸冂之爲冏𠂇之爲畎氵之爲淪丨之爲主爻之爲艾北之爲礦尤之爲蹂豈以其太簡難辨故反繁之耶

宣和書譜曰爲八分之說者多矣然秦、漢以來石刻特存篆隸行草所謂八分者何有至唐始有八分書其典刑蓋類隸而變方廣作波勢豈在唐始有之耶古今名稱稍異今之正書乃古所謂隸書今之隸書乃古所謂八分至唐又於隸書中別爲八分以別之然則唐之所謂八分非古所謂八分也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知隸書乃今之眞書也趙明誠謂誤以八分爲隸自歐陽公始

玉筋篆李斯作李陽冰善此體至今用之奇字甄鸞定大篆史籀變古文爲此體小篆胡毋敬作上方大篆程邈師李斯之法墳書周媒氏配合男女書證穗書神麗因上黨生嘉禾作倒薤篆仙人務光見薤偃

風作柳葉篆衛瓘作芝英篆陳遵因芝生漢殿作轉宿篆司星子韋作垂露篆曹喜作垂雲轉篆黃帝因慶雲見作碧落篆唐韓王元嘉子李譔作龍爪篆義之見飛字龍爪作鳥跡書蒼頡觀鳥跡始制文字雕蟲篆魯秋胡妻春居翫蠶作科斗書源出古文或云顓頊製鳥篆史佚因赤雀丹烏二祥作鵠頭書漢家尺一之簡如鵠首、麟書獲麟弟子爲素王紀瑞作鸞書少皞以鳥紀官作龜書堯因軒轅時龜負圖作龍書太皞獲景龍之瑞作剪刀篆韋誕作纓絡篆劉德昇夜觀星宿作懸鍼篆曹喜作飛白書蔡邕見人以亞帚字作爻篆伯氏所職故制此金錯書韋誕作古錢名也刻符篆秦壞古文定八體此其一鍾鼎篆三代以此體刻銘鍾鼎。

右宋靈隱寺僧莫菴道肯集篆書金剛經備諸體雖未必盡然亦可見歷代書法之變。

姓氏

姓與氏不分久矣今人多以氏爲姓按左傳魯衆仲之言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天子立有德爲諸侯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若霊由嬀汭而生故以嬀爲姓因所封之地爲之氏若胡公封於陳命曰陳氏也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諸侯不得賜姓但使其臣以王父字爲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若趙氏、韓氏、魏氏之類國語帝嘉禹治水功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命四岳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呂姓以繫百世之正統氏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是也氏於謚則文、武、成、

宣是也。氏於官司馬、司徒是也。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馬、五鹿氏。於事則巫、士、匠、陶是也。蓋別姓則爲氏。別氏則爲族。族無不同之氏。氏有不同之族。故八元、八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宋氏、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詩曰。振振公姓。振振公族。

太史公曰。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故黃帝爲有熊氏。顓頊爲高陽氏。帝嚳爲高辛氏。帝堯爲陶唐氏。舜爲有虞氏。禹爲夏后氏。皆姒姓也。契、商姓子氏。棄、周姓姬氏。

太史公又曰。秦之先爲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徐氏、郯氏、莒氏、鍾離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脩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趙氏。按嬴姓也。餘十四皆爲氏。又如周本姬姓。其子孫如魯、衞、毛、奄、郜、雍、曹、滕、畢、原、酆、郇、邗、晉、應、韓、凡、蔣、邢、茅、各以國氏。而皆姬姓也。後之文人多不辨。惟昌黎公知之。故曰。韓、姬姓。又曰。何與韓同姓爲近。

雜論

諸葛武侯、宋范希文皆三代以上人物也。昔朱子謂文正公爲宋朝第一流人物。余始亦疑之。謂有宋名臣最多。若韓忠獻之豐功偉量。司馬公之清忠粹德。它如李文靖、富鄭公尚多有之。安得便爲第一。久迺信之。宋自仁宗以前。呂端諸人養成一代忠厚之風。公始倡爲直言上壽之儀。晏殊等皆不能堪。英果之氣。自公作之。劇其忠鯁之節可知。當是時。道學未倡。公始以中庸授橫渠。開道學一脈。其先憂後樂之義。

前人所未發。於草萊中拔胡安定、李泰伯、孫明復之流。其學術之醇正可知。元昊之叛。韓公欲用攻策。公唯主守卒之。韓公有好水之敗。劉滬失守。富公等皆謂當誅。公獨不言。謂諸公勸人主殺人手滑。他日吾輩恐亦不免。富公後服其見。以爲范六丈眞聖人也。營洛之議。若預見有靖康之禍者。其謀慮之深長可知。荒歲省役。善政也。公獨因之興作。官得其力。民得其食。公私兩利焉。眞能見人所未見。其置義田。則曰。吾宗族固有親疎。自祖宗視之無親疎。南園之地。術者以爲踵生公卿。則曰。與其私於一家。孰若公於一郡。於嘻。是心也。其聖賢之心乎。蓋其識見、非特異於一世之人。視當時名公。皆出一等。南豐曾鞏論之曰。事有天下非之。君子非之。而公獨曰是。天下是之。君子是之。而公獨曰非。其既也。君子皆自以爲不及。天下亦曰范公之守是也。則公之於道何如哉。其亦能知公者矣。

古人行事。殊非今人所及。而今人過古。亦有一二事焉。古人多務厚葬。觀西京雜記。廣川王去疾發魏襄王、哀王、晉靈公之冢。金玉珍怪甚侈。蓋不獨秦始皇、吳闔閭也。近世山東、河南粥鍾鼎尊匜。窮極巧麗。皆墓中物也。今人自棺槨衣衾之外。雖富貴之家。一物不以殉。不獨不爲生者之費。亦不爲死者無窮之累。此其過古人一也。古之諱忌拘甚。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父名中。不肯受中奉大夫。父名皐。子不得於主司高鍇下及第。此何理也。以莊諱則光爲嚴光。助爲嚴助、州爲嚴州。以一時之諱。易千古之稱。甚無謂也。今人二名嫌名。一無所諱。臨文則又不諱。此其過古人者二也。此外吾不知也。宋朝廟諱有至十五字者。舉場試卷小涉疑似。士人輒不敢用。一或

犯之。暗行剽落。士大夫除官。官稱及州府曹局名犯家諱者。聽迴避。

古稱大器晚成。馬況所以知朱勃非遠到之器也。以我朝諸公論之。故少師李東陽五歲能作大字。以神童入禁中。十七登進士。少傅楊一清亦以神童舉。十七登進士。今少師楊廷和十二占鄉試。少傅蔣冕十八爲解元。費宏十九爲狀元。官皆極品。年壽亦高。則晚成之說。殆未信也。

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由人乎。由天乎。孟子之言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蓋亦求諸人事而已。後世星數之說行。謂人之富貴貧賤壽夭。莫不定於有生之初。故人一切委之天。自陰陽地理之說行。謂人之貴賤壽夭皆係於葬地。故人一切求諸地。夫委諸天。猶有說也。而以人之貴賤貧富壽夭。係於一抔之土。何哉。而世人信之趨者淵倒。江西尤甚。士夫酷好之。至謂某以是而得高科。某以是而得顯位。噫。不求之己而求之天。不求之天而求之地。亦異矣哉。

嘗疑公山不狃之叛也。而孔子欲往。然不狃叛季氏。非叛魯也。孔子欲往。安知其不欲因之以張公室乎。按左傳吳將伐魯。叔孫輒勸之。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君子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及吳使不狃將。故道險由武城。其不忘故國如此。則其以費叛也。非以張公室乎。余故表而出之。以明孔子欲往之意。公孫輒與不狃皆魯人。出亡於吳。

正德中。籍沒劉瑾貨財。

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鉤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盥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匱穿宮牌五百金牌三袞袍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千玉琴一玉琖印一顆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

嘉靖初籍沒朱寧貨財

金十七扛共十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銀四箱碎銀十匱金銀湯盥四百金首飾五百十一箱珍珠二匱金銀臺盞四百二十副玉帶二千五百束金縧環四箱珍珠眉葉纓絡七箱烏木盆二花盆五沉香盆二金仙鶴二對織金蟒衣五百箱羅鈿屏風五十大理石屏風三十三座圍屏五十三扛蘇木七十扛胡椒三千五十石香椒三十扛段疋三千五百八十扛綾絹布三百二十扛錫器磁器三百扛佛像一百三十匱又三十扛祖母祿一尊銅鐵獅子四百車銅盆五百古銅爐八百三十古畫四十扛白玉琴一金船二白玉琵琶一銅器五十扛巧石八十扛

於嘻胡椒八百斛世以爲侈也而盛傳之今觀二逆賊所籍視元載何如也聞昔王振、曹吉祥之籍尤多官家府庫安得不空百姓脂膏安得不竭

國家富有四海非若宋之偏安宋有西北二邊歲幣百萬百官祠祿郊賜之類今皆無之宋制臺省六品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兩制以上一歲而任一人子又任其孫孫又任其子任姪任甥亦有之今三品

以上才得一子入監。可謂至窄。

宋民間器物傳至今者皆極精巧。今人鹵莽特甚。非特古今之性殊也。蓋亦坐貧故耳。觀宋人夢華錄、武林舊事。民間如此之奢。雖南渡猶然。近歲民間無隔宿之儲。官府無經年之積。此其故何也。人皆曰本朝藩府太多。武職太冗。是固然矣。又有一焉而人莫之及。古稱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民之膏血已竭。官之府庫皆空。豈非皆歸此輩乎。爲國者曷以是思之。

仙釋

世有恍惚不可知者三。鬼神也。神仙也。善惡之報應也。若神仙者。謂之有。則平生未之見。謂之無。則古今所傳奇蹤異跡。不可勝紀。國初周顛仙、張鐵冠、張三丰灼灼在人耳目。顛仙之事。太祖親立碑於廬山。入火不爇。入水不濡。不可誣也。三丰則太宗命胡忠安旁求者數年。又有冷啓敬者。傳聞頗不經。余不敢信。今見其仙奕圖。三丰題識。則其事不可謂無也。因識之。

蓬萊仙奕圖者。龍陽子湖湘冷君所作。君、武陵人。名啓敬、龍陽其號也。中統初。與刑臺劉秉忠仲晦從沙門海雲。書無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天文地理律歷。以至衆技多通之。至元中。秉忠參預中書省事。君迺棄釋從儒。游譽川。與故宋司戶參軍趙孟頫子昂於四明史衞王彌遠府觀唐李思訓將軍畫。頓然發之胸臆。遂效之。不月餘。其山水人物窠石等無異將軍。其筆法傳彩。尤加纖細。神品幻出。由此以丹青鳴當時。隸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大丹。出示平叔悟眞之旨。穎然而悟。如己作之。至正間。則百數歲矣。其緣

髮童顏。如方壯不惑之年。時值紅巾之暴。君避地金陵。日以濟人利物。方藥如神。天朝維新。君有畫鶴之誣。隱壁仙逝。則君之墨本絕跡矣。此卷迺至元六年五月五日爲余作也。吾珍藏之。予將訪冷君於十洲三島。恐後人不知冷君胸中邱壑三昧之妙。不識其奇。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此。特奉遺元老太師淇園邱公。覽此卷則神清氣爽。飄然意在蓬瀛之中。幸珍襲之。且以爲後會云。時永樂壬辰孟春三日。三丰遜老書。

冷謙、字啓敬。國初爲協律郎。郊廟樂章。多其所撰。謙有友人貧不能自存。求濟於謙。謙曰。吾指汝一所往焉。愼勿多取過分。許之。迺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玉爛然盈目。其人恣取以出。而不覺遺其引。它日內庫失金。守藏吏以聞。引有人姓名。曰。必此人所盜也。命所在執其人訊之。詞及謙。因併逮謙。謙將至城門。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渴。守者以瓶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守者驚曰。汝無然。吾輩皆坐汝死矣。謙曰。無害。汝但以瓶至御前。至御前。上問之。輒於瓶中應如響。上曰。汝出見朕。朕不殺汝。謙對臣有罪不敢出。上怒。擊其瓶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與左慈事絕相類。三丰所謂畫鶴之誣者。非謂是耶。

邵子有元會運世之說。寅上爲開物。戌爲閉物。其論甚奇。然佛氏已有此論矣。佛之言曰。過去世界。磨滅之後。經無量時。起大重雲。徧覆梵天。注大洪雨。滴如車軸。歷百千萬年。彼雨水聚。漸漸增長。迺至梵天。雨止之後。水還自退。有大風起。吹彼水聚。波濤湧生。大沫聚。吹置空中。從上至下。依舊見立。天地自此始

也。非開物之論乎。又云。大三災時。有大黑風。吹使海水兩披。取日宮殿置須彌山半。緣此世間有二日出。河渠流竭。久久大風取第三日出。大恆河竭。四日出。阿耨池竭。五日出。大海乾枯。六日出。天下煙起。七日出。天下洞然。直至梵天。仍舊建立。此非閉物之論乎。其事不可知。與邵子之說亦略相似。

須彌山東有天下。名東弗婆提。人三百歲。山西有天下。名西瞿陀尼。人二百歲。山南有天下。名南閻浮提。人百歲。山北有天下。名北鬱單越。壽千歲。其亦鄒衍九州之外有九州之意乎。

須彌山下復有三級。下級堅守天住。中級持鬘天住。上級常憍天住。須彌山半有四天王宮殿。上有三十三天宮殿。三十三天以上。一倍夜摩天。又一倍兜率陀天。向日重重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梵衆天、梵輔天、大梵天、少光天、無量光天、光音天、少淨天、無量淨天、徧淨天、福生天、福壽天、廣果天、無想天、無煩天、無熱天、善見天、善現天、色竟究天、無邊空處天、無邊識處天、無所有處天、非想非非想處天。其亦列子天地之外復有大天地之意乎。三十三天又分三界。自在天以上爲欲界。未離貪欲。故梵衆以上至色竟究天爲色界。空無邊至非非想爲無色界。皆名爲有。有生有死。故曰不同凡夫永沒三界。又不同二乘求出三界。唯學佛人無生死可勉。無三界可出。

日遶須彌半。常行不息。南閻浮提日正中。東弗婆提日則始沒。西瞿陀尼日初出。北鬱單越正夜半。

日宮有影。以閻浮提樹高大。影現月輪。故有此影。又云。此樹有鷄王棲其上。彼鳴則天下鷄皆鳴。（世謂日中烏也。）

海有八德。大海漸深。潮不過限。不宿死屍。百川來會。而無異稱。萬流悉歸。而無增減。出眞寶珠。衆生皆住其中。同一鹹味。

過去名莊嚴劫、現在賢劫、未來星宿劫。謂之三世。有問佛劫爲何量。佛答有如全段石山。百年一拂。山已磨滅。此劫未終。又言。兜率天人。一百年以六銖衣一拂。至石銷盡。以爲一劫。

莊嚴劫壞。交賢劫初。嚴浮人物。八萬四千歲。身長八丈。過百年命減一年。身減一寸。如是遞減至十歲。身長一尺。則減劫之極也。過爾之後。復入增劫。凡遇百年。命增一年。身增一寸。如是遞增至八萬四千歲。身八丈。則增劫之極也。一增一減。共一千六百八十萬年。名一轆轤劫。凡二十轆轤。共三萬三千六百萬年。爲一成劫。自成劫之後交住劫。已經八減八增。今當第九減劫。每劫有一佛出世。至今減八年一百歲時。釋迦文佛出世。已得一萬四千二百七十九萬三千年也。此去更過七千年。爲減劫之極。復入第九增劫。漸增至二萬歲。時鐵輪王出世。此增劫之極也。復入第十減劫。至八萬歲。時彌勒下降。是時閻浮眞金爲地。地平如掌。秔稻自生。思衣衣來。思食食至。無量快樂。男女五百歲迺方婚嫁。所有一切世界。皆具此四種相劫。謂成壞空。成而卽住。住而復壞。壞而復空。空而又成。

世界初成。光音天人下來。各有身光。飛行自在。見有地肥。極爲香美。取食多者。卽失神足。體重無光。日月始生。因貪食故。地肥滅沒。復生婆羅。婆羅滅沒。復生粳米。朝割暮生。食彼米故。才分男女形相。行不淨行。下而從之。雖然與吾聖人亦異矣。

夢兆

周禮六夢有獻吉夢、贈惡夢之說。詩亦有熊羆蛇虺旐旟衆魚之兆。其占審矣。然後人日之所爲擾擾昏亂夜之所夢亦何能準。其有應驗者書之亦可見人事之有定數也。

徐文定公初試京師夢至一所若今文淵閣者上有三老立焉授公以鑰匙一握。公出至門密數之其匙得六。後公入仕司經局、左右春坊、詹事府、吏部至內閣。司印果六。又公爲詹事時服闋至蘇城聞王時勉名醫也令診之時勉既診以公脈有歇至不敢言。公曰吾脈素有異時勉曰如是則無妨然終不樂。次謁范文正廟少憩忽坐睡夢一衣冠偉人來謁曰勿憂也公之壽年還有兩千。覺而思之以爲二十年也。其後二十二年卒蓋千之爲字兩十兩一合爲二十二云。其神驗如此。庚戌會試公與汪伯諧學士爲主考。余爲同考一夕余送卷至堂汪對余謂公曰來不怡。某問何也。汪曰以不得好卷。既而曰公昨夢人饋一大饑何也。某曰昔人謂文如青錢萬選萬中其有異卷乎。江曰公又夢人餽黃牡丹三大本何也。余未有以應。時錢福有名場屋某退而思之大錢之兆。其在福乎。獨牡丹之說未得。楊介夫曰此亦福之兆也。不聞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爲錢惟演故事乎。斯人也高科兆矣而非端士。是科會試殿試福皆第一而不克終。

乙未會試公與邱文莊公主考。久之未得魁選。公與文莊約各默禱于天以祈夢兆。明日公語文莊曰公有夢乎。邱曰無也。邱問公何夢。公曰余夢至一所大浸茫茫不見水端。忽有一物若龜焉。昂首登岸。余

以三箭插其上。夢如是。人頗異之。而未詳所主。或以大浸渺漫。其湖廣洞庭之間乎。公不謂然。鏊時新發解家在太湖。公以爲其應也。及揭牓。某果忝第一。謂三箭者三元也。深以狀頭望余。而余不克副其意。終未知夢之所屬。後余在翰林久。以公薦爲學士。又薦爲少詹事。余詣謝迺言于公曰。所謂三箭者應矣。某不才。辱公薦會試。一也。學士二也。詹事三也。非三箭而何。公曰。不然。蓋吾當時夢有異。其插箭也。爲品字之象。其一品之兆乎。某不敢當而退。公不祿後。余以菲才謬登政府。雖不久秩一品。

公一日問余曰。君德以剛爲主。何所出。余對在漢監。因問公問此何爲。公曰。吾夢科場出此題耳。明日果然。公又言。吾應舉時。夢庭有枯木復生。其顛木之有由枒乎。與同舍生言之。入果是題也。豈其心靜而生明乎。抑公將大貴。神明有告之者乎。

進士淞江張黼言於余曰。黼未第時。嘗夢中有人言。若登第在狀元前。覺而思之。世豈有科名先狀元者乎。吾殆無科名之望矣。及丁未會試。名在十五。鉛山費宏十六。是科宏狀元及第。計得夢時。宏尚未生也。唐寅、字子畏。少有逸才。發解應天第一。橫遭口語坐廢。自吳至閩。詣九仙禱夢。夢有人示以中呂二字。歸以問余曰。何謂也。余亦莫知所指。一日過余于山中壁間偶揭東坡滿庭芳下有中呂字。子畏驚曰。此余夢中所見也。試誦之。有百年強過半。來日苦無多之句。默然。後卒年五十三。果應百年強過半之語。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震澤長語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王鏊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楊瑞文）

徐

E八三二